

# 青青老师

□裘七曜

青青老师是我小学一二年级时的老师，上海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风把她刮到了我们的小山村。青青老师头发短，肤色白，眼睛大，又戴着眼镜，衣着整洁漂亮，看上去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那时候，我们村里的老师都是民办老师。上课一支粉笔，下课一把锄头，头戴一顶草，裤腿卷得高高，亦文亦武。偶尔去搞搞小农，农忙季节带领我们去收割稻谷，时刻和贫乡中农们打成一片。

可青青老师就不一样，她看上去那么斯斯文文，就像知识分子。我妈说，青青老师是大上海过来的读书人，你一定要跟着青青老师好好学，长大了去上海读书，然后娶一个像青青老师一样会讲上海闲话的媳妇过来。

青青老师没课不忙的时候，总爱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她看的书我们没兴趣，书名记不住，应该是外国小说。我们那时候最爱看的是连环画，什么《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

青青老师擦黑板的动作很漂亮。上节课的数学老师是个高个儿，人高字也写得高，做值日的学生玩着玩着又忘记了擦黑板。铃声一声，青青老师又来了，我们睁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青青老师是不是比昨天又漂亮了许多。青青老师微红的脸笑了笑，扭头发现黑板又没擦，自己踮起脚尖伸长胳膊来回走动擦起来。可上面的高度太高了，青青老师够不着。她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又落下，我们看着青青老师像“小鸭子”似的蹦跶着，总是忍俊不禁地偷笑着。不知道谁笑出了声，让青青老师听到了，她扭了扭头也笑了。

青青老师也教我们美术，我们那时候叫上图画课。青青老师画画得好，随意几笔，一幅惟妙惟肖的图案就出来了。村里什么宣传画之类的，总是请青青老师去画，我们喜欢跟在后面凑热闹，譬如帮青青老师擦一下墙面，递一支画笔，来回拿一下东西，不亦乐乎！

春桑含绿之时，有人往青青老师的“闺房”塞了封匿名信。青青老师胆小，她坐在办公室里忐忑不安，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把信交给了校长。那匿名信我们叫求爱信，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知道阿狗阿猫、阿青阿黄，虫鸣蛙鼓、吵吵闹闹。

信写得相当有诗意，大意是青青老师是天上月亮，他是江上清风，这清风和明月是可以相应和的。校长汇报了大队党支部，大队党支部又汇报了人民公社委员会。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匿名信还会出现，伏击抓人。

人抓住了，原来是一个秀秀气气的小伙子，而且青青老师还认识他。因为青青老师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偶尔会跟他聊几句。青青老师没怀春，那个小伙子却一见钟情了。

最后的结果也没什么，批评一下，教育一下，无非青青老师是大上海人，怎么会嫁给你个“阿乡”呢？

青青老师要走了，我们舍不得。有同学趴在桌子上号啕着，泪水哗啦啦的，如飞旋的星辰沉入大海；有的同学望着青青老师不吭声，但心里肯定很失落。

青青老师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去了县城，有人说回了大上海，也有人说青青老师嫁给了一个造船厂的工人。

青青老师现在应该60多了吧？可我的脑子里还是她年轻的模样：一头黑发短短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来回着蹦跳着擦黑板——我们依旧坐在当年的课桌上，静静的。

## 难忘师恩

□胡佳艳

5月6日下午，大学同学群被一条信息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李炜老师走了。”惊愕之余，不敢相信。与留校的师姐确认，未料竟然是真的，不禁潸然泪下。

得益于中大中文系全程导师制的优良传统，我从大一起结缘拜师于李老师门下，后对其教授的社会语言学方向感兴趣，因而本硕六年全程都由李老师指导，至今回忆起来实乃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李老师上世纪60年代生于西北，在中大读博后留校任教，长期在岭南生活。走南闯北的经历，让他既有西北汉子的粗犷与豪情，骨子里又有着南方人的细腻与柔情。

语言学较为枯燥晦涩，可李老师总能很轻松地运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将艰深枯燥的语言学知识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得益于早年京剧的舞台表演功力，他常常在课堂上唱吟念打，段子包袱信手拈来，有时一时兴起，还会当堂表演一个后空翻。据说后来因年岁渐长，有一次摔了个趔趄，方才作罢。这样一个活力四射、幽默风趣的老师的课堂，自然欢声笑语，精彩纷呈，就连开全校性的讲座也是座无虚席。对此老师称之为语言的力量，还发明了一个词——“语力”。

李老师特别善于将语言学原理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任何一种习以为常或是不起眼的语言现象都能成为他的研究对象，比如颜色中的语言学涵义，又比如譬喻中的社会学密码等。近两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兴起，李老师开始致力于“一带一路”汉语教学，“把学问写在大地上”。由其主持研发的国际职业汉语培训及评估标准体系成为国内语言学界第一个教育部科技成果，他曾豪情满怀地表示，希

望通过为海外运营的中资企业提供本土化运营的语言解决方案，筑起“一带一路”的汉语服务之桥。老师的家国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李老师爱学生，远近闻名。每每找我们讨论学术，一番疾风细雨的教导让我们自觉羞愧时，总会拍拍我们肩膀说“走，吃饭去！”然后点上一大桌的美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就是要让你们心怀愧疚，回去好好给我写论文，否则都对不起我一桌好菜”。后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从“红楼梦”称谓语看清代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获得校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老师高兴极了，接连请了好几顿大餐，美其名曰犒赏。时过境迁，美食的味道已记不清了，但老师开心宠溺的神态却深深留存心中。

李老师爱美食，也乐意带朋友和学生品味美食。藏匿在广州珠江新城中的一间闹中取静的小酒吧是我们饭后的据点。老师常常笑呵呵地问我们女生要不要来点儿意大利的冰淇淋，然后和朋友们挥斥方遒，豪情万丈。他教我们如何品尝上好的德国黑猪肉片，配上恰到好处的红酒，美食、美酒，芳香甘甜，还有散场前一大帮人大声合唱的《阿里郎》，悠扬的旋律常常回旋脑中，动情动人。

毕业后我回到宁波，与老师相隔两地，少了联系。只是偶尔趁出差空隙探望过老师。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中大的大草坪上，他正忙着操办学校的草地音乐节，神采奕奕，一如往昔。也记得临别时，他给我的那个温暖有力的拥抱，却未曾料想那是最后一面。

听闻老师在重病期间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梦，梦里老师到了一个五彩斑斓、鸟语花香的地方，在那儿感官是打通的，可以用耳朵闻，用鼻子听，用眼睛说，用嘴巴看，一如追悼会上送别老师的那曲《伦敦德里小调》，美好明净而开阔。我想，最终没能战胜病魔的老师，想必是去了那样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吧。愿老师在那清风明月的彼世界安好。